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虞東學詩卷七

宗人府主事顧鎮撰

祈父之什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予王之  
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  
有母之尸饔

牙音  
吾

衛士從軍怨非其職斥祈父而不斥王詩人之忠厚

序者原其意而以為刺宣王也先箴之次規之次誨之然後刺之編詩之序如此前二章責司馬不當以王之爪牙而遠從征役使之調發無常處亦無已時也後一章責司馬不恤下情輔氏使已從征而母主飲食之事自傷不得供養也箋以孤子立說則鑿矣轉移也鄭恤

憂也呼之而不聞乃以不聽責之先言王後言母先公後私言公私皆不便也按祈父之官不見周禮鄭引尚書若疇圻父祈字作圻左傳亦作圻盖職掌封

圻兵甲故傳曰司馬也箋言六軍之士出於六鄉法  
不取於爪牙之士又言司馬之屬有司右主勇力之  
士疏曰夏官虎賁氏其屬者虎賁八百人舍則守王  
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司右虎賁  
連官虎賁既為宿衛則司右之徒亦為宿衛矣按宣  
王初政清明又有吉甫方叔召虎之倫為之將帥故  
所在克敵晚年政衰老成凋謝所任非人讒言肆興  
諸侯攜貳猶且黷武不休不能調發外兵至撤衛士

從役千畝之敗所由來也故傳以羗戎為敗言之蓋指三十九年敗績於姜氏之戎也詩緝曰此詩作於未敗之先故但言靡所止居有母尸饗也愚按嚴說極當然軍士之心如此其敗也必矣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馬逍遙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馬嘉客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

其人如玉母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侯游  
隔韻

賢者去國大夫欲留之不得因與訣別之辭辭意纏

綿繼繼其人之賢隱隱可想而王之不能用賢亦已

見矣故曰刺也前二章皆致欲留之意

鄭箋

皎皎白駒

喻賢者有潔白之德

補傳

因托白駒而言庶幾食我場

中之苗藿我為繫維之而延引朝夕乎縱不能久留

得款曲今日亦足矣故想像其人願其來此逍遙而

為嘉客也

嚴緝伊人謂不在此而想像之稱舊謂賢者來訪於已非也

三章承上

言若肯來此而為嘉客責然有榮寵焉而白駒終不可得繫維也於是知其必去而與之訣別曰若爾為公侯豈復有逸豫之期

嚴緝

今得優游遁去豈不可長

享逸豫乎慎勉云者猶今人言珍重也四章言賢者

遠遁空谷所乘之駒不必食場苗場藿也新刈之青

芻而已

嚴緝

蓋淡泊自安而其人之德美如玉已邈乎

其不可親矣

集傳

既又告之曰入山之後願得音問常

通無遽棄我而有遐心也蓋絕望之後猶有餘望所

以重致其綢繆愛惜而刺時之不能用也詳味詩義  
是興非賦傳箋謂賢者乘白駒而去亦似不必爾公  
爾侯毛訓未融今從嚴緝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  
旋言歸復我邦族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  
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黃鳥黃鳥無集于  
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



我邦家我行其野言采其遂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  
我畜言歸思復我行其野言采其菑不思舊姻求爾新  
特成不以富亦祗以異

末章菑古方墨反富古方二反上下各韻

二篇皆適異國而不見卹之詩前篇不見卹於邦人  
後篇不見卹於戚援蓋還定安集之政息而睦婣任  
卹之風遠矣

王氏  
呂氏

詩所為刺也言黃鳥無戀此粟梁

黍而集穀桑柘之惡木興已不當留食於此也然曰

我粟我梁我黍而重戒曰無則䟽謂人之禁之者義

亦明切不肯穀者不以善相遇不可明者不可與較  
論是非也不可與處則不能以一朝居矣當時必有  
以橫逆加者故其言如此邦族諸兄諸父猶曰父母  
之邦云爾我行其野而擣之惡木尚可息遂菑之惡  
菜尚可采而昏姻舊好乃不肯收養就之久居而不  
容就之暫宿而亦不顧則此間豈可處哉惟有復歸  
故國而已昏姻之相與為其窮則相收困則相卹也  
王  
氏今乃棄舊圖新略無收卹之意爾縱不肯畜我誠

不足以得富徒為人所歎異而已

箋義如此特不當泥昏姻立說今用

詩

解二篇皆當為興○穀見前栩即櫟莊子謂不材之

木故皆以為惡木箋云遂牛頽也即爾雅所謂隤今

謂之羊蹄似蘆菰而葉長赤可為茹

陸疏

孫炎以為車

前者非爾雅菑菑又云萑茅疏曰一草也陸疏亦名

賣其根正白饑歲可以禦饑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

爰處爰笑爰語約之閣閣掾之橐橐風雨攸除烏鼠攸  
去君子攸芋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  
君子攸躋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  
子攸寧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  
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  
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  
載弄之璋其泣嚶嚶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  
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

父母貽罹

猶余九反去音區芋音虛除去芋皆平韻舊讀去聲者非簾琰韻通寢夢莫膝反罷古音

波蛇

音陀地古音陀瓦馬韻儀音俄議占

魚賀反罹音羅平上去通楊字不入韻

集傳曰厲王流竄宮室圯壞宣王更作宮室既成而

落之本義曰知斯于為考室之辭則一篇之義簡易

而通明矣似續妣祖康成以妣為姜嫄祖為先祖續

為已成宮廟歐陽氏駁之諸儒俱宗其說以愚觀之

箋說是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繇之詩可睹已

本詩言似續而特著之曰妣祖義已顯然安得以續

承先緒寵侗釋之先妣後祖惟周則然周禮守祧奄  
八人疏謂天子七廟通姜嫄為八廟安得謂姜嫄無  
廟詩但倒文協韻乎凡人追述先世無有倒敘其祖  
妣者今播之樂章以協韻而倒其先世之稱謂所謂  
名不正言不順者聖人寧復取之乎反復思之無可  
易康成之說者惟箋以築室為築燕寢又以四五兩  
章分承廟寢誠如歐論所譏文意散雜耳愚意二三  
章皆言作廟之事四章言路寢五章言燕寢每章結

語或頌或禱不特六章以下為頌禱也首章言地勢

之壯則臨水面山

秩秩流之有常  
幽幽深隱之義

盤基之厚則如竹

叢生締蔭之廣則如松茂密兄弟式好而無相圖謀

則禱辭也二三章言作廟也舉姜嫄后稷則八祧統

之矣築室百堵者廟皆有室室皆有墻言百明其多

耳西南其戶者廟在朝之左小宗伯職云右社稷左

宗廟注謂皆夾治朝是也廟皆南向故南其戶其外

之通於朝者在廟之西故西其戶也

舊謂舉西南以  
該東北者非

爰居爰處爰笑爰語者廟必有寢在宗載考燕禮行  
焉故有居處笑語之事亦因以為頌也約之椽之築  
廟室也絲詩縮板以載作廟翼翼此其事已風雨除  
烏鼠去則廟成而宏殺堅致也鄭箋君子攸芋者言由  
君子增大而新之本義頌美之辭也閭閻者爾雅云櫺  
謂之棧長者謂之閭今築牆者每束一版必以二長  
杙貫其兩端使不動搖所謂閭閻也古義舊訓歷歷未詳芋之  
為大毛傳文穎濱謂君子居焉所以為尊大其說未



融今從歐義四章言路寢之美其大勢嚴正如人之  
竦立而敬焉其廉隅整飭如矢之急行而直焉其棟  
宇峻起如鳥之警而草其簷阿華采而軒翔如翬之  
飛而矯其翼焉集傳因頌之曰君子升此路寢之堂而  
聽事則垂衣裳而天下治也五章言燕寢之美其堂  
下之庭則殖殖平正焉其室中之楹則高大且直焉  
其向明之正寢則噲噲然明快其幽閒之奧突則噦  
噦然深廣焉又頌之曰君子入此燕寢之室而休息

則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也六章承上燕寢  
成而攸寧之義則莞簟具而寢興安焉於是述其夢  
兆有祥以起下三章之意皆頌禱之辭也蓋居室之  
慶莫過於子孫之蕃衍故七章言占夢之事而以男  
女之祥應熊羆虺蛇之占也八章言男子之生於是  
室者寢之牀以尊其體衣之裳以盛其服弄之璋以  
尚其德即其泣聲之大知將佩朱芾而為君王言室  
家者皆能保有其室家而或為天子或為諸侯也九

章言女子之生於是室者寢之地以明坤順也衣之

裼不使體露也弄之瓦

紡磚也

習其所有事也他日無

非可譏無儀可炫

毛傳

酒食是議而不貽父母憂所謂

在中饋貞吉也上承妣祖中睦兄弟下衍子孫盡居

室之人而頌禱之義莫美於是矣臨水面山雖似紀

實而詩以山水發端畢竟是興非賦故從毛○嚴華

谷曰鎬在上林苑中此所謂干必鎬水之旁也毛以

為澗者非按易鴻漸於干鄭注大水之旁此亦當如

易注字書芋本音虛其別音預者東方朔所謂關中  
土宜薑芋者也說經家俱以別音為正音轉疑毛氏  
訓大之非誤矣箋云莞小蒲之席按爾雅莞苻離注  
今西方人呼蒲為莞蒲又葦鼠莞注亦莞屬纖細似  
龍須可以為席釋文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為席形  
似小蒲而實非也據此則鼠莞與苻離各種說文簞  
竹席也方言宋魏間謂之筮周禮大卜掌三夢之法  
一曰致夢二曰畸夢三曰咸陟占夢占六夢之吉凶

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  
六曰懼夢季冬聘王夢獻吉夢於王王拜受之乃舍  
萌於四方以贈惡夢爾雅羆如熊黃白文䟽云有黃  
羆赤羆大於熊陸佃云虺似蛇而小語云為虺弗摧  
為蛇將若何非䟽所引蝮蛇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牯爾羊來  
思其角濺濺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飲于池  
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蓐何笠或負其餼三十維物爾

牲則具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  
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牧人乃夢衆維魚  
矣旒維旃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旒維旃矣  
室家溱溱

池音陀 饌古音胡 饌具平去通  
笠物隔韻雄古于陵反後同

宮室廢而新之於是有考室之詩牧職廢而復之於  
是有考牧之詩陳氏曰牧者蓄牲之牢黃實夫曰因  
其牧圉之成而作為頌禱之辭也若泛言牧事有成  
則美之可耳何得云考篇中所爾者皆是牧人箋以

首章兩爾字指王者非一章言牧圉成而牛羊衆多

各得其所也羊性喜羣每羣則有三百不知其羣之

多少也

孔疏

牛之高大而黑脣者九十其他不可勝數

也

爾雅牛七尺為犝又云黑脣犝疑當以高大為言

但見來聚於圉而羊之

角濺濺然和牛之耳濕濕然潤先言羊者羊競前而

畏露其歸常先於牛也言來所以見其圉之成也

嚴緝

此言其在圉時也二章則遊牧於外矣降阿飲池寢

訛則各適其適無所驚畏

詩緝

而牧之者持雨具賁餼

糧來從牛羊之所以順其性而蕃其息故毛其物而

每色皆有三十祭祀之牲於是乎具而隨索可得也

三章承上章而言以薪以蒸游牧也

麋曰薪細曰蒸舊謂餘力取薪

蒸者非以雌以雄別羣也

舊謂搏禽獸者非

皆牧法也賈思勰

曰羊性護前陵矜不讓今皆健舉前向則知其舉羣

無病而不虧耗矣

矜矜兢兢毛曰以言堅強正得其意若竟訓為堅強則矜兢兢固非堅

解強之

至日暮來歸以手麾之而畢集于圉則又馴擾

從人如此獨言羊者羊善耗敗故也

王氏

四章托於夢



以致頌禱亦落成者之致辭也前言爾牧牧養牛羊

之人此言牧人則掌政之官也衆維魚魚衆也

本義

旒

維旒見旒又見旒也魚衆為萬物盛多之象故為豐

年旒旒所以聚衆

毛傳

故為民庶年豐民庶國之休慶

莫大於是故以為頌也箋以衆維魚為捕魚集傳以

衆魚旒旒為夢之變化皆失之鑿今從毛義讀詩記

曰斯干無羊皆宣王初年之詩乃次於刺詩之後何

也蓋宣王晚歲雖怠於政然中興周室之大德豈可

以是而掩之乎故復取二篇以終之也宣王之大雅  
有美無刺大雅言大體者也論其大體宣王固一代  
之賢君也按宣王中興則有無羊之詩衛文中興則  
有騶駝之詠蓋凋敝之後以富庶為先也然必持盈  
守成如鳧鷖既醉所云則豫大之模可以永世漢時  
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可謂富庶矣武帝恃之而  
土木甲兵神仙禱祀相繼並興海內虛耗宣王殆不  
至是而晚不克終亦持盈之意少也今二詩之終語

多夸飾穀梁氏所謂震而驚之者其去鳧鷖既醉遠矣錢飲光謂讀無羊而知為盛之終衰之始亦考時察變之達論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節彼南山有實具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慙莫懲嗟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  
無旒仕昊天不傭降此鞠訕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  
如屆俾民心閱君子如夷惡怒是違不弔昊天亂靡有  
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秉國成不自為政  
卒勞百姓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疇矣昊天不平我

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訕式訛

爾心以畜萬邦

二章猗於戈反四章信音申五章屆音  
成闕苦穴反去入通魏伯子曰此章作

四韻妙六章九章皆平  
去通十章邦古博工反

此詩原幽王之亂在於尹氏究尹氏之惡在於不平

而用小人

嚴緝

全詩皆諫尹氏故不嫌自稱其字

鄒氏呂

記謂篇終歸之王心非也一章言南山為國之望猶

師尹為民之瞻而石則巖巖尹則赫赫合下便見不

平我心憂之內熱如燔不敢為談笑之道九章所謂

其正也

古義云不敢戲談猶云不敢不以正告也

以為畏威不敢言則與

全詩皆戾矣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既者已然之辭疑

舉共和以前為監此章蓋總叙作誦之由

以為東遷後詩固無

所據若虛擬將來文義不當如是

二章言山中草木叢生猶有猗然

之實見山之生物均平也

詩緝

師尹為政而不平謂之

何哉今天怒於上而重以喪亂民怨於下而叢以謗

讟師尹曾不懲創咨嗟

蘇氏

絕無悔懼彼其所職何官

而泄泄若此三章遂言尹氏實為太師乃王室根本

毛傳氏本也徐鍇氏星為天根

秉持權衡

朱子均當從金

當維持四方毗輔

天子使民不至迷亂是其職也今乃不恤天變

田間按

成七年吳伐郢傳襄十三年吳侵楚  
傳引此詩不弔昊天皆作不恤解  
愆為不平豈宜

久居高位以空窮我衆乎  
集傳  
蓋重責之之辭四章言

不平之故在於遠君子而用小人  
舊說以君子指王非也今用嚴緝

弗躬弗親六章所謂不自為政也庶民弗信三章所  
謂俾民卒迷也蓋憚於躬親必至委任小人欲委任  
小人必先誣罔君子不知國家非無老成可備顧問  
非無賢能可任仕使爾惟弗問弗仕耳勿誣君子為  
不足用也被小人者當平其心以罷斥之勿偏任此

輩以危殆我國家也今此瑣瑣者非爾之姻婭乎是

皆小人足以危國者慎無使之據要津而享厚祿蓋

重戒之之辭五章言由小人競進以致昊天震怒不

循其常

儲韓詩作庸庸常也舊說均也釋義頗晦

而降此窮極之亂不順

其軌

惠順也

而降此乖戾之變所以警爾者深矣將欲

挽回天心惟當引用君子如已去之君子幸而來至

則民不迷而亂心息矣

毛傳闕息也

如君子至而平夷其

心則惡怒遠而有嘉言矣所患君子不至耳至則無



不平夷也

嚴緝

蓋厚望之之辭既責之又戒之旋復望

之反復愀款所謂式訛爾心者也六章言爾終不恤

天變使亂無所止如月之初生而漸盈

四

民其得有

安寧乎是以憂之如醉者之沉昏不醒也試問國家

法度紀綱誰秉其成

嚴緝

而不自為政一任小人之長

困我民此與下章皆憂亂之辭也而此章言亂之無

時可定七章言亂之無地不然故雖駕大項之四牡

而蹙蹙然無可往之地也八章言爾惡方茂人之視

爾如矛之欲挺矣若能反於公平共歸和懌則上感  
下應如賓主之相酬酢然田間又何亂之不可弭哉盖  
重復警戒而勉勸之所謂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舊說  
以為小人反覆失其義矣九章言由師尹不平故昊  
天不平即上不傭不惠也由斯民不寧故我王不寧  
即上鞠詘大戾也乃其心猶不懲戒反怨人之規正  
則爾惡終茂矣十章言爾雖怨正我終不敢戲談故  
作誦以究王室禍亂之所由冀爾有所警覺以改化

其心育養此萬邦焉爾蓋萬邦遭此禍虐如久病之人元氣驟難平復故當優游漸漬以畜之也知畜萬邦則必躬親以平其政而登用君子斥退小人外維四方內毗天子斯上可回天變下可收人心不愧秉均秉成之任而有以慰具瞻之望矣此家父作誦之本意而序曰刺幽王者原其本也疏曰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韋昭以為平王時作但古人以父氏為字或累世同之春秋

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是也錢飲光曰此家父  
竭忠王家不憚身嬰權臣之怒風節矯然若求金求  
車之家父曲徇王命曾無一語之爭以彼當此不倫  
甚矣此詩一名節見左傳節彼南山二句興起全詩非  
僅為首章之興○何罕勛經疑曰四牡項領新序引  
宋玉云此皮筋非加急而體益短也處世不便故也  
其意謂久駕而長不得行蓋惟靡所騁故項領耳其  
說可存附錄於此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  
心京京哀我小心瘋憂以痒父母生我胡俾我痛不自  
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  
侮憂心惻惻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  
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  
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  
云憎謂山盖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  
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謂天盖高不敢

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  
人胡為虺蜴瞻彼阪田有菟其特天之扨我如不我克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心之憂矣如  
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  
宗周褒姒威之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  
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  
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魚在於沼亦匪克樂潛  
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彼有旨酒又

有嘉穀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仳仳

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掾哿矣富人

哀此惻獨

一章京音疆二章後音戶口古音苦四章夢莫膝反五章雄于陵反六章鄭庠古韻沃陌

同部八章去入通十章輻方墨反載轉音即意音憶十一章炤音灼十二章酒穀平上通

此詩之義後人多以褒姒威之之文意為東遷後詩

其故由於訛言二字解義未的轉生疑惑耳竊意訛

言者訛傳之言即漢志言之不從時則有若詩妖者

也繁霜謫見於天訛言妖興於人輔氏所謂災害並至

非以訛言致繁霜也詩以訛言屬民明與讒說不同

康成即以訛言為讒說失其義矣先君子曰檠弧箕

服實亡周國

鄭語

宣王時即有是謠故沔水詩已有訛

言之文至褒氏入宮見寵而伯陽甫歎之一則曰禍

成再則曰周亡

史記

與詩言桴鼓相應蓋廢后奪嫡之

謀必有洩於外而騰其說者詩人聞之而不忍信故

斥為偽言非造為姦偽

集傳

罔上惑衆

呂記

之云也今按

詩義所謂訛言者蓋即褒姒威周之言故首言亦孔



之將見所言者闕宗社存亡也未言天天是掾見天生此妖孽以掾喪宗周也大夫欲王知所懲警求賢輔以勝妖其為幽王時詩而非東遷以後追刺之作燎然明矣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豈亦成帝後語耶盖大夫感繁霜之變憂女禍之覆國故一章言天變既足憂而訛言所闕尤大衆人不憂而我獨憂之至於病也二章承上卒痒而言瘡亦病也疾痛則呼父母傷已適丁是時也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訛

言無常其勢可畏而小人反以我之甚憂為迂濶是

以加之侵侮爾

嚴義

三章遂言國亡被虜不知臣僕於

誰氏憂之切痛之深也四章言民之危殆如林木將

盡刈為薪蒸而視天猶夢夢而莫覺天豈夢夢哉此

時特未有定耳既克有定靡有不勝於人者上帝甚

公於誰有憎而禍之

蘇氏

蓋無可奈何而望之天也五

章承上夢夢而言爾謂山蓋卑乎不知岡陵之為峻

險也爾謂民可忽乎不知訛言之為禍變也所當痛

自懲儆而卒莫之懲徒召故老訊占夢而朝廷之上

頌美同聲所謂不稽諸躬而忘妖之見者

漢志

具曰予

聖誰知烏之雌雄盖此輩同形一狀無復區別如云

一丘之貉也

田間

六章承上予聖而言爾謂天盖高乎

不知天有雷霆不敢不曲其躬以欽之爾謂地盖厚

乎不知地有淪陷不敢不側其足以畏之

孔疏

爾勿謂

斯言之過其號呼而為此言者實有次序條理非漫

說也

田間

凡今之人胡為虺蜴盖指號石父之流言其

恃高位而不恤人言敢於害人也七章言阪田瘠薄

之區猶有菀然特生之苗今我獨立昏亂之朝天顧

眄之若恐不克勝我何哉

集傳

彼小人方援我為重常

恐求我而不得及議論不合則又執持我之短長

古義

如仇讐然使進不獲用退不得去而無所効其力所

謂眄我者如此

田問

盖始猶望天之有定而今無望也

故八章直斥訛言之實以著國之必威而中心憂之

如結而不可解即今正陽之月胡然降此繁霜之大

沴

田間

蓋陰長陽消僉壬女寵交傾國家之象則訛言

將應而褒姒之威周信矣彼火燎方盛無能撲而威  
之者而赫赫宗周乃覆威於褒姒豈不可痛之甚故  
九章又為之永懷也我為永思其終惟有求賢以自  
助乃當陰雨而載車已有傾陷之虞復解去其輔輻  
之木有不僨輶而覆轍者乎至墮其所載始呼伯相  
助嗟何及矣義箋將伯與下顧僕相應伯者何即終其  
永懷之輩也十章言能用輔以益輻又數數顧視爾

僕庶不至墮爾所載而絕險亦自可踰爾曾不以為

意奈之何哉

義箋

故十一章遂自傷其不免也君子之

居亂朝如魚之在沼豈其所樂

蘇氏

雖潛匿深淵安所

逃於網罟之及顧一身何足惜惟虐及宗社之為念

是以憂心慘慘耳而小人方如處堂燕雀突決棟焚

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

李解

故十二章言其酒食徵逐

委國是於不問而憂之者獨我也十三章言不徒酒

食徵逐而已且相與為問舍求田之計而眈眈然小

者藹藹然陋者且有屋有穀矣民獨不幸而遭今之時實天生天孽以祿喪之蓋褒姒煽處小人成羣皆天孽也哿矣富人哀此惇獨所謂富人即有屋穀之小人彼自有全軀保家之計自然無所不可惟惇惇獨憂者為可哀耳此則詩人自謂也例以雨無正篇第五章其義自明蓋詩人所憂者訛言所傷者我獨故兩言念我獨兮而以惇獨結之不當援孟子之言釋此詩之義也故別為解而論之○春秋昭十七年

夏六月日食傳祝史請所用幣季平子曰止也惟正  
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  
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顏師古曰四月正陽  
之月羅願云蜥蜴似蛇而四足說文在壁曰蜥蜴在  
草曰蜥蜴訛說文作倮爾雅倮倮小也郭注才器細  
陋藾藾爾雅作速速邢疏小人專據賢士窮迫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  
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



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  
臧煜煜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為谷  
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  
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橘維師氏豔妻  
煽方處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  
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皇父孔聖作都於  
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憊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  
馬以居徂向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囁囁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悠悠我里亦  
孔之侮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  
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三章令讀平聲與騰崩陵  
懲為韻四章馬音姥徒夫

馬處虞磨通士宰隅韻五章謀音媒萊音釐時謀萊  
矣平上通六章向藏王平去通八章瘁與里韻上去  
通逸與徹韻家伯維宰今本誤作  
冢宰今依唐石經國子監本改正

前篇憂在訛言而意主於褒如此篇憂在災變而責  
專於皇父皇父擅權恣縱納賄營私衆正遠投羣邪  
彙進既見國勢傾危乃自營三窟委而去之一時朝

臣仿倣所為如下篇所云離居出居者聯翩接踵雖以鄭桓之賢猶有寄帑之事則他可知矣惟此大夫有蹇蹇之忠而僚友中即有苟圖免禍為自全之計者故末章云然蓋褒姒禍之本皇父罪之魁也首三

章因日食而歷叙災變非必同時也

唐志十月之交以歷推之當在

幽王六年周語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史記幽王二年三川竭岐山崩

交日月交會也

毛傳

會與交不同會但同度而已交則同度又交道也

會不必食而交則食故詩以交言

田間

微不明也

鄭箋謂

日月被食而不明也彼月而微先儒謂曰食前後當

有月食者是也不用其行謂相干犯

鄭箋

不用其良即

後章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之事日食所

由來也不令猶孔醜也雷電過常即為不令不必十

月也百川之行地者溢而山頂之崔嵬者崩由山崩

故陵谷為之改易

陳氏

凡此皆上天譴告而泄泄者曾

莫之懲是可哀也次三章實數其莫懲之罪而其人

則皇父也番也家伯也仲允也聚子也蹶也橘也其

官則御史也司徒也宰也膳夫也內史也趣馬也師氏也而又有美色之褒姒以熾寵於內皆今人之可哀者也抑七人皆非善類而皇父之惡尤甚作如周禮作田役之作言皇父違時動衆既不肯自謂非時又不謀之衆庶慢令刻期逼人遷徙撤毀其久居之屋汙萊其世授之田猶曰我非戕汝乃下供上役之常禮耳其怙惡如是彼且自多其智以封向作都為得計蓋王室方騷西戎多故自知負天下之怨無所

逃死故謀處東都營狡窟以自固詩人誅其意而謂  
之孔聖猶曰臧孫聖人云爾既得全軀遠患又復賄  
鬻官爵所擇為王朝三事者皆多藏之人而於國之  
老成廢斥殆盡不留一人以衛天子書所謂罔或者  
壽俊在厥服者也疊山又擇富民之有車馬者使往居  
於向以實其國視王國如弁髦然寧復以天變而少  
加懲儆哉後二章言已憂勞被讒思故里而不忍歸  
也嚴緝田間蓋皇父輩皆棄王以去已獨勉力以供王事

鄭箋猶且無罪而被讒然則日食雷電水溢山崩凡妖

孽之為民災害者豈自天降乎由彼噂噂沓沓

說文噂聚

語也沓語多沓沓也

相對則唯諾背去則反唇孽之由興人實

主之力耳我今欲留則讒言交構欲去則道里悠遠

是以至於甚病也彼四方甚寬

田間

凡民皆得優游自

使我獨鬱鬱居此不敢少休人或以我為不達天命

陸然念國事至此明知憂勞無益何敢倣我友之棄

去不顧苟圖自逸乎

王呂嚴俱謂其友索身而去今按詩意及當時情事皆不然

蓋其友雖非皇父之黨而不念國事遠避求全殆非  
所謂志士仁人者故不敢倣之也箋以十月為夏之  
八月蘇頴濱陳少南則謂夏正建亥之月集傳詩緝  
皆從之先儒皆言詩有夏正無周正不應此詩獨稱  
周正故當以蘇陳朱嚴之說為定至康成改十月之  
交以下四詩為刺厲諸儒辨之已詳今不贅○孔疏  
六卿之外更為都官謂之卿士按左傳鄭武公莊公  
為平王卿士注云王卿之執政者番韓詩作繁漢有



御史大夫繁延壽其字音畚馮䟽漢有游俠萬章音  
與橘同又周宣王時有蹶父蹶亦貴族也又孔䟽云  
據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  
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畿內今開封府尉氏  
縣西南有向城其地屬鄭此桓王所與之向邑也今  
懷慶府濟源縣西南又有向城此一統志所謂周之  
向國也皇父所作之都未詳孰是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

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周宗  
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  
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為惡如何昊  
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  
胡不相畏不畏於天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誓御懣  
懣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哀哉  
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  
處休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

可使怨及朋友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

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次章夜音豫夕轉音芍與惡韻三章

信音伸四章訊當作許答漢書作對五章  
出音翠六章友音以七章家音姑血音綰

皇父作都在戎難方殷時此篇則驪山禍變後也當  
艷妻煽處早有滅亡之兆諸臣各為營私遠避之計  
後章所謂離居出居者是也至是鎬京殘破涇渭之  
間並為戎壤朝議東遷而諸臣恃其藏身之固懷戀  
家室莫肯從王而東故文侯之命言罔或者壽俊在

厥服

安城

而左傳瑕禽亦僅稱七姓從王是詩足以徵

之矣舊說謂周末滅而滅之形成則事屬將然不得以既滅為文後儒疑為東遷後作則業有定居不得

云靡所止戾矣此詩當在被戎之後東遷以前

詩側

兵

荒相屬泄沓滿朝一時鄙夫容頭過身之態摹寫曲盡而分崩離析禍本實在幽王故曰大夫刺幽王也以為幽王尚在而留者勸去者之復來斯曲說矣一章言天不大其德降此喪亂饑饉以斬艾斯人而威

之震疊又加疾焉此當恐懼修省慮圖弭變之術而一毫不以動其心遂致有罪無罪相率淪陷謂之何哉詩測曰昔時亂政之人皆死於犬戎之難今此無罪之人復死於饑饉是淪胥以鋪矣

全詩皆責羣臣鄭氏謂王不應

圖者非蘇氏謂天不應圖尤非

二章乃極陳其弗慮圖之罪言今國

破君亡無所底定

毛傳戾定也

正臣子卧薪嘗膽之時而

六卿之長先已離遠京師居於封邑我雖勞勩彼曾不知而凡有官守民社之責者亦皆偃仰棲遲無復

在公之節翼戴之忱方望其法善以行而反播其惡其安危利菑樂亡也如是三章言其弗慮圖者弗畏天也故呼天而訴之言法度之言而不見信如行遠者迷而莫識所至也

集傳

爾縱不恤王事獨不敬爾身

乎敬身則當畏天畏天則當慮圖胡以當此疾威之降而若罔聞知乎四章言惟不畏天而弗慮圖也是以兵寇已成不能禦而退

鄭箋

饑困已成不能恤而安

毛傳遂安也

惟侍御小臣惛惛憂

毛傳曾但也

之羣臣雖知其

危無肯用此相告語

鄭箋

他人有言則姑聽而姑應之

譖言及已則奉身而退此其所以離居而莫肯朝夕

也五六兩章乃自述其直言任事之徒瘁其躬而致

怨以明時事之不可為而刺王之意亦見焉

箋說每章必歸

責王者非

蓋言之忠者世所謂不能言也故非但出諸口

而適以瘁其躬佞人之言世所謂能言也故巧言如

流而身處佚樂

集傳

當此好諛惡直之時往而出仕不

甚亟且危乎將逡巡退避自言不可使而為離居之

大夫則非事君之義而得罪於天子將勇決奮迅自  
言可使而不恤日瘁其躬則同僚以為異已而怨之  
此進退俱窮之道也

舊說謂直道得罪於君枉道見  
怨於友恐非情事今用補傳說

七章乃全詩主意所屬遷於王都指東都而言諸臣  
所當慮圖者此也蓋王室將遷而羣心離散替御之

臣責以大義欲其隨往東都以繫天下之望

質疑而離

居之大夫又以未有室家為辭是以憂思至於泣血

明知言出為人所疾

毛傳

而不能自已乃復詰以前此



出居時誰為作室者今安得以無室家藉口哉全詩皆責大夫而章首以昊天不德言之則刺王之辭也凡言天者皆所以責王

質疑

若如舊說反以離居為高

隱朋友為直遂末章直為招隱之辭則前之不敬身不畏天者又屬何人而不夙夜不朝夕者且為明哲矣果如是則當云還於王都不得反謂之遷且王都本係舊居彼亦不得以未有室家辭矣

詩所

今用李氏

詩所嚴氏質疑蔡氏詩測義而作詩之時尚在西都

不應遂為東遷後詩也名篇義不可曉衍序鄭箋韓

詩

韓詩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其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

並難信據當闕

其疑旻天康成作昊天石經同今從之

小旻之什

旻天疾威敷於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  
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滄滄訛訛亦孔之哀謀之  
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於胡  
底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

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為猶匪  
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  
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於成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  
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不敢  
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

一章沮讀如組用卽平去通二章底今本  
誤作底依底平上通三章集釋文從韓詩

作就否音七敗音備七艾

敗上去通謀字不入韻

此刺幽王惑邪謀以致禍亂不能敬用五事

鄭箋從善

謀而救淪胥君子懼禍之及而加咎也一章言王不

從善謀而用不臧二章言臣共違善謀而信不臧

東陽

淪淪然黨同而無公是訛訛然伐異而無公非

蘇王劉

向謂衆小人在位而從邪謀淪淪相是而背君子是

也三章言羣臣首鼠兩端莫肯擔當決事而盈庭聚

訟如謀道路於未嘗行遠之人末由得其徑遂所在

而章首先言我龜云云者明鬼神亦怨其猶豫而瀆

則不告也四章言謀國之人皆鄙夫不知治體不用

古人之法不循大道之常所聽而爭者惟淺末之言  
如築室而謀諸行道宜不得遂其成功也五章言天  
下未嘗無人在國則仕雖無定或有思睿而聖者不  
必皆否也在野則民雖非大或有視明而哲聽從而  
謀貌恭而肅言從而又者是在擇而用之耳王不能  
用則雖有五者之才亦如泉流之不反相與淪陷以  
至於敗亡輔氏無者戒辭亦以起下章之意也六章乃  
告以慎謀之道人知暴虎馮河之可患而不敢為不

知謀猶回遁之為患更大也惟戰戰而恐兢兢而戒  
如臨深淵之恐墜如履薄冰之恐陷一惟先民大猷  
是程是經而聖者主之哲者謀者慮之肅者入者斷  
之鄧氏庶幾可以救敗而不至及禍爾舊從左傳杜注  
不敬小人亦危殆今考詩無此義徐倬弦曰漢時治  
河之議不決遂致滔天之患鹽鐵之議不決遂有瘡  
民之憂以至唐之維州宋之靈州謀之者非一人議  
之者非一日卒至啟吐番之叛開西夏之釁者皆謀

之不決致之也然則喪亡之禍有不始於國是之不定者乎愚謂明世棄河套之議真所謂謀猶回適者而諸君子亦鮮戰兢之心遂致違臧而用不臧以至淪胥而不可救也聖人錄此以垂戒萬世其旨深矣○蘇氏謂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者所以別其為小雅據此則頌之小必何說乎姑闕其疑不必強為之解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

懷二人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  
爾儀天命不又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  
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  
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交交桑扈率場啄粟  
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溫溫恭人如  
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於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二章克轉

去聲讀如器蓋克本職韻顧氏以陌錫職為支微齊佳灰之入是也富方二反讀如係又音肆三章負古房以反四章邁寐隔韻五章寡音古扈寡栗獄隔韻



詩緝曰刺幽王不能自強而昏于酒下不能撫其子

上不能紹其先也按列女傳幽王惑於褒氏飲酒沈

湎則刺幽王無可疑者中言螟蛉負子教誨式穀明

為易儲致諷以為不能治萬民者非鄭箋以為兄弟相

戒免禍恐亦未然集傳一章憂文武之業將墜也毛傳彼

宛然而小之鳴鳩其羽猶可飛而戾天而王乃不知

自強集傳先人謂宣王本義二人謂文武也孔疏言先人勤

思文武之道以致中興而王愁遺之為可傷也二章

斥其以酒敗德也人之齊聖即上文武

范傳

言文武非

不燕飲而能溫恭自克即下敬儀也彼昏不知壹于

醉而日甚豈謂天命可常哉故告之敬爾儀而永命

也言各敬者時君臣皆湎于酒故并戒之三章遂指

其宮闈莫大之隱憂而微諷之盖申后失寵宜曰暗

弱王中讒言將有易儲之變詩人知之而諷以父子

之大義也庶民采菽以致其養言勤則能獲其所資

螟蛉負子以致其化言習則能移其所性

詩所

興中養

不中才養不才乃賢父兄之事但能教以義方使之

取法乎善以為似續之計

范傳

明子之不當棄逐也四

章之義舊謂申明首章今按脊令取興我而指稱恐

是因父子而及兄弟之事角弓之詩曰不令兄弟交

相為瘡王於兄弟必有不盡其道者故詩人復稱所

生以惕之所生亦謂宣王也

范傳

五章遂因家庭而及

邦國之事桑扈啄粟則賦歛煩而民失所養矣填寡

岸獄則刑罰苛而民陷于寀矣

陸堂

時事至此將有不

可究詰者乃託於卜兆而問之曰何自而能善乎蓋  
猶望其能穀也末章乃教以能穀之道在於取法恭  
人而已溫溫恭人則齊聖溫克者集木以下皆敬爾  
儀之實也能如此則父子有親兄弟好民庶和樂  
承先人中興之緒以光復文武之業而天命可常保  
矣此詩人之志也毛朱皆作興○爾雅注鷓鴣似山  
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江東呼為鷓鴣釋曰舊說  
及廣雅皆云斑鳩非也傳曰菽藿也采菽箋曰大如

豆也采其葉以為藿然今民俗于豆皆云采不必曲  
解為藿也爰采麥矣豈亦采其葉耶爾雅螟蛉桑蟲  
又螺羸蒲盧注細腰蟲也俗呼為螺螄法言螟蛉之  
子殪而逢螺羸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陸璣  
云螺羸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于木空中七日而  
化其子惟陶隱居謂螺羸自有子作房如併竹管納  
子其中乃捕草上青蜘蛛十餘枚滿中仍塞口以擬  
其子大為糧又范逸齊謂近人取螺羸之巢毀而視

之乃自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  
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  
乃為螺贏之形穴竅而出馮疏曰螺贏煦嫗螟蛉以  
成其子古說皆然惟貞白有子大為糧之論而鄭樵  
駁之以為後人壞螺贏房見有卵如粟在死蟲上者  
是變與未變耳將故房驗之其蟲殼皆如蛻形則非  
為物所食明矣范氏因貞白之論而影響測度尤非  
實事又按爾雅桑扈竊脂凡再見其一注云俗謂之

青雀嘴曲食肉好盜脂膏其一注云諸扈皆因其名  
色音聲以為名案釋獸竊毛皆謂淺毛竊即古淺字  
則竊脂為淺白也埤雅云桑扈一名而二種所謂率  
場啄粟者以竊脂膏者言故以啄粟為失其性所謂  
有鶯其羽者以色之淺白者言故其序曰動無禮文  
也

弁彼鸞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  
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踽踽周道鞠為茂草我心

憂傷怒焉如擣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  
首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於毛  
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  
淮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  
假寐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雝尚求其雌譬彼壞  
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相彼投兔尚或先之  
行有死人尚或瑾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  
既隕之君子信讒如或疇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



椅矣析薪杙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莫高匪山莫浚匪

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笥我躬

不閱遑恤我後

釋文提是移反羅音羅母滿以反古音通解在音止六章上去通七章讀完平

上通椅古居我反杙古徒可反

幽王既逐太子其傅憫之為述具情而作此詩一章

怨已之不得於親而思慕也弁樂也

毛傳

以轡之羣飛

安閒取興而曰歸飛者明已被放而不得歸也不知

已獲罪之由而曰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蓋思欲補救

而無術之辭二章憂親之終棄乎已而自傷也踽踽

平易也

毛傳

平易之周道榛蕪而不得通喻父子之親

隔絕而不得見

李迂仲引伍被謂淮南王語臣將見宮中荆棘露沾衣恐非情事

是

以憂之而傷如物擣心

孔疏

至寐不成而嘆不息則憂

能傷人將亦不復永年故曰維憂用老也疾如疾首

則剝膚之痛矣三章言人皆有父母而已獨見棄也

桑梓繞宅所種取其附托至近為興

舊謂父母所植其說迂滯必

恭敬者護恤之意言桑梓依于宅舍猶加護恤而我

所瞻依之父母曾不我愛豈我不連屬於父母皮膚

之氣離麗于父母懷腹之中乎

義箋

或我生所值之辰

不善耳無所歸咎之辭也四章言微蟲草木皆得所

而已如窮人無所歸曾鳴蜩萑葦之不若也如舟流

水中不知所至雖欲假寐而不暇憂何如哉五章述

已被放出奔之苦以起下章也

古義

鹿奔而足伎伎留

具羣也雉雛而求其雌戀其偶也今我獨見棄逐如

傷病之木憔悴而無枝

集傳

其憂如此而王曾莫之知

也王六章承上莫知而言自哀無所投命而死亡莫

恤也被逐投人之鬼尚有先驅使脫者道中死人尚

有見而埋藏者心有所不忍也鄭君子秉心乃忍至

於是惟有心憂而隕涕已耳七章原王心之忍由於

信讒也王信讒言如受醕爵得即飲之曾不加惠而

舒緩以究其實孔昔唐德宗將廢太子李泌諫曰願

陛下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之必知太子之無他

所謂舒究之也掎偏引也釋文云從後牽也析破木

也施落也

說文

伐木者既以斤斧伐之又以繩索從其

後牽拽以倒之絕其根也析薪者既斧之又觀其裂

而以手離而落之裂其體也

詩緝

皆讒人離間骨肉之

罪

箋說

今舍彼有罪之譖人反驅予而之佗

嚴緝佗與他同

謂居申也舊讀如鮑訓加非

豈非不舒究之故乎八章言讒人將

為國禍欲王聞而知警也山雖高人能登之泉雖深

人能入之勿謂處高深之地有言而人不聞恐屬耳

垣牆者將窺伺意旨而為讒也

嚴緝

李泌謂德宗曰願

陛下還宮勿露此意恐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則  
太子危矣即無易由言耳屬於垣之謂也

呂記既以告

王又恐褒姒伯服之害我成業故戒以無敗梁笱猶

谷風之義

蘇氏

遑恤我後正以恤之親親之仁也毛朱

皆作興○爾雅騶斯鴨

音匹

鷓注雅烏也小而多羣法

言頻頻之黨甚于騶斯馮疏曰孔氏以斯為語辭而  
譏劉孝標類苑立騶斯之目然爾雅法言俱名騶斯  
何以定斯之一字必為語助乎辰箋謂六物之吉凶

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也服虔云歲歲星之神也左行於地十二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壤說文作痲病也爾雅痲木符婁郭璞曰謂木病尪偃癭腫無枝條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憫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憫予慎無辜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

已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  
亂是用餓匪其止共維王之丕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  
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  
獲之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  
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  
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殪爾勇依何為猶將多爾  
居徒幾何

古義且辜懶虞韻威罪賄韻盟古彌郎反  
質疑斯麋與階韵勇與殪韻又韵之變格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



暴之云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  
不如今云不我可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  
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  
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爾之安行亦不遑舍  
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爾還而入我  
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伯氏  
吹塤仲氏吹簫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  
斯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覲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

以極反側

方風惜反舍古音暑  
說約易音怡祇音支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哆兮侈兮成  
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  
言也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  
遷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  
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揚園之道猗於畝丘寺人  
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萋菲哆侈皆一句  
中兩韻哆侈古皆

昌古反謀音媒信音申者音渚者與  
虎韵食與北韵受與吳韵丘祛其反

三詩皆憂讒之作而辭氣緩急不同者所關有鉅細  
所害有淺深也巧言傷讒而切切以亂為憂無亦以  
宮庭構釁國本搖動此大夫牽連被累而繫心家國  
憂時念亂故為原始要終反覆根究歸咎于王之釀  
成又極論讒人庸鄙無能非有勢力可恃黨援盤結  
去之絕不為難以冀王之一旦覺悟忠之至也全詩  
皆為王發而說者以前三章刺聽讒者後三章刺讒

人非詩人之志也一章言已無罪而遭讒也呼天呼  
父母而以悠悠發端明其濶遠而不聞所以刺王也  
開口便曰亂如此懣據目前之情形見讒之致亂甚  
大非特一身受其害也慎謹也本義先言無罪無辜蓋  
先為太子訴冤再言予無罪辜乃以自明也二章言  
亂生於讒讒生於優柔不斷也詩緝小人初以不信之  
言相試所謂僭始也王既容而不拒矣由是浸潤益  
深涵者加之以信而亂乃成焉如知讒者為邪而怒

斥之知被讒者為正而福祉之則亂自速已矣奈何  
涇渭不分以釀此禍也三章言王之信讒由於疑君  
子而樂甘言也左傳椒舉云周幽王為太室之盟戎  
狄叛之是其屢盟之事甘言則書所謂有言遜於汝  
志也切指之曰信讒斥言之曰信盜公羊傳謂賤者  
窮諸盜也鄭箋餞進也毛傳共敬也王氏叩病也鄭箋小人奔  
走承順似乎恭敬故曉之曰匪其能止於敬也適足  
以為王之病而已集解蓋始以姑息釀其姦欺繼以猜

疑任為耳目而又好聞悅耳之言此皆王隱微深錮  
之疾詩人一一為之施其鍼砭也以下乃言小人性  
情浮露伎倆淺薄不過盜賊之靡者耳非有心腹不  
可除之患而王終信之亂何自弭哉四章言事關宗  
祏繫國大計而為讒人所誤也寢廟所以延世君子  
作之斯干考室之事也大猷所以經國聖人定之立  
嫡以長之制也此豈他人所得預者他人之心則予  
能忖度之矣譬諸狡兔遇犬豈能逃哉不曰讒人而

曰他人明非休戚相關者

舊說未融

五章言讒人易見如

此而王不悟則惡剛喜柔之故也荏染柔木喻讒言

也君子樹之喻信讒也吾心數其言之往來行於王

前者

詩所

或徐婉敢為大言出諸口而無忌

本義

或便巧

務為悅聽厚其顏而不知此皆可忖度而得也六章

言不惟心可忖度而其人亦實無所能也指其居則

在水草之間至陋也察其力則無拳勇之用至弱也

睹其狀則骭有瘍而足且腫至醜也徒以讒巧為亂

階耳鄭語侏儒戚施實御在側此實錄也又詰之曰  
爾微燼之人能有何勇而造此讒謀大且多乎知必  
有助爾為惡者而爾所聚居之徒亦能幾乎哉此直  
可掬而去之而無如昊天之悠悠何也何人斯為刺  
暴公而本詩主言何人蓋譖出於暴公而何人預焉  
刺何人正以刺暴公也蘇氏必蘇公素所交好之人而  
新附暴公者古義故以從暴為疑反覆究詰至末章責  
以反側其義顯矣歐嚴並以何人指暴公既與二人



從行不合集傳謂不欲直斥暴公則詩中業已指名  
無容曲為之說又質疑引桓王八年與鄭人蘇忿生  
之田因定為東遷後詩然三詩以憂讒相刺而此篇  
次于巧言巷伯之間盖巧言第小弁之後見父子之  
乖變致君臣之猜疑而此篇第巧言之後見君臣之  
猜疑致朋友之反側後乃及于微賤故次以巷伯編  
詩之義宛然可見不當以錯簡疑也按蘇氏本周世  
卿暴公雖不見他經而春秋時有暴邑世本有暴辛

公淮南子注有暴桓公則知暴氏亦世卿也譙周古  
史考云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墳蘇成公善麓其言縱  
不足據亦寧見蘇暴構怨必在桓王之世乎仍從舊  
說為幽王詩一章言此人心險不可知何為過我  
門外之橋梁而不入我門乎

詩所云對笱言當為魚  
梁對門言則當為橋梁

究其所從乃從暴公而來則蹤跡可疑矣一章言此  
人與暴公相從而行不知誰實作我是禍者時蘇公  
已得譴讓鄭箋明知其譖而猶為未定之辭也輔氏若使

禍非由彼當來問慰于我何以逝我梁而不入唁豈  
始遇我厚而今不然乎其意中殆不許我為可耳三  
章言不特過我梁又嘗至我庭也乃但致聲聞而不  
相見豈不有所愧畏于心乎其可疑之迹彌顯矣

詩所

四章承上聞聲不見而言言其行踪詭秘疾于飄風  
不知其自北乎自南乎蓋如風之不可定也

舊說未融

今

逝陳者忽又逝梁徒使我疑惑之深至於煩亂而已  
五章六章極其情以疑之而猶有餘望焉厚之至也

言爾之此來為緩行乎何不少息而見我為急行乎

何復有暇而脂車

呂記

但使二人之中有一人來唁

舊說

未融則羣疑可釋何為使我張目遠望竟驅車而去乎

去時既不我見矣倘還而來入我心即坦易無疑今  
還又不入則爾情與我否隔實所難知庶有一人以  
來安我心也至此而辭益緩而其人益無可置辦矣  
七章承上否難知意而要之以詛言素與爾相應和  
如堦麓相比次如貫串似貫云者猶今人言親串也

爾豈誠不知我而譖我哉爾若不譖何不詛之于神以共明此心乎知不可以質鬼神也八章遂以反側

責之言鬼蜮則不可知耳人有面目覲然相見

毛傳  
覲姑

也姑音活孫炎曰面見人之貌李迂仲曰後世用此句以為愧恥非也

乃示人以反覆

無窮極

視示同舊說未融

蓋面目猶是而心不可問矣故作

歌以究極其情也罔極以極針鋒相值好歌云者猶冀其悔而不失舊好也郝京山曰與其人分義已絕而其言傷往望來有不忍遽絕之情蓋所謂詩人之

言也巧言切直何人斯婉轉巷伯則怨怒深矣故惡  
惡以巷伯為極集傳謂被讒而為寺人按舊說則寺  
人而被讒也豈變起宮闈寺人即緣而坐罪歟一章  
二章言讒人巧構成罪也貝錦南箕皆影響疑似之  
象故皆以成是為言陳氏萋菲小文言文致也季本哆侈  
微張言張大也貝錦工羅織之巧南箕舊簸揚之舌  
蓋肆已甚之毒而極陰閔之謀也三章四章述其情  
狀而惕之以禍也緝緝翩翩承上萋菲言往來羅織

也捷捷幡幡承上哆侈言僥利反覆也既欲謀害于人又欲謀工其言所以成是貝錦南箕也其終也亦必見疑而受害蓋懼之欲其止亦憾之願其然也李斯陷韓非終受趙高之害楊炎傾劉晏旋被盧杞之讒是汝遷之驗也

詩測

五章六章極鳴其不平之憾而

望制於天也譖者志得意滿則好好而驕被譖者顛蹶踣頓則草草而勞人固惑溺而不解矣蒼蒼者天豈不昭鑒乎彼既為萬國所唾棄大地所不容惟取

而畀之于天使制其罪可耳蓋讒人亦天所生天不  
得而辭其責也

孔疏

惡之極而無可奈何之辭彼譖人

者誰適與謀集傳謂甚嫉之故重言之也七章言賤  
者之言或有補於君子恐君子不加隄防亦被讒言  
故作詩使敬而聽之也沔水之卒章曰我友敬矣讒  
言具興義亦類此楊園下地畝丘高地舊為讒言漸  
進之喻今從集傳李迂仲曰詳巧言何人斯之詩可  
以得察姦之術觀巷伯之詩可以得去姦之術也三



詩惟巷伯為興。爾雅胛瘍為微腫足為尪。胛音限。  
注云脚脛也。瘍瘡也。孫炎曰皆水濕之疾也。釋樂郭。  
注壘燒土為之大如鷄子。銳上平底形如稱錘。六孔。  
小者如鷄子。簾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  
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陸奎勲曰。鄭司。  
農注周禮云簾七孔。其說與古銅鬴脰合。班固云十。  
孔。蔡邕曰六孔皆不合古法。世本稱暴辛公作壘。蘇。  
成公作簾。譙周駁之。謂古有壘簾尚矣。二公善之記。

者謬以為作耳張氏萱曰七音各自為五聲如宮磬

鳴而徵磬和獨壎箎則二器共為一音古人所以喻

同氣也周禮有司盟詛祝賈公彥曰盟者盟將來詛

者詛往過毛傳以蜮為短弧而諸書或名射影陸疏或

名射工抱朴或名水弩南越志或名溪毒埤雅或言似鰲三

足說文或言如鳴蜩抱朴或言如蜣螂雅翼或言含沙射人

陸璣或言激水射人抱朴其說紛錯如此然按漢書五行

志蜮生南越謂之短弧在水旁能射人甚者至死字

從弓爪與射影射工水弩溪毒之義相協陸疏古者  
貨貝具文彩大小各殊黃質白文為餘蚺白質黃文  
為餘泉又有紫貝白質如玉紫點為文嚴華谷曰箕  
東方之宿考宿者多驗于南方故曰南箕疏曰南箕  
四星二為踵二為舌踵狹而舌廣天官書云箕為傲  
客為口舌說文豺狼屬狗聲郭璞云脚似狗貪殘之  
獸羅願云牙如錐長尾白頰足前矮後高具色黃格  
物論云虎舌不大于掌生倒刺鬚硬尖而光橫行而

安尾陳藏器云虎威如乙字長一寸在脇兩旁馮疏  
楊園園中有楊非必園名楊也畝丘郭璞謂丘有壟  
界如田畝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  
轉棄予習習谷風維風及顙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  
將樂棄予如遺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  
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末韻怨字集傳未詳說約引六帖以嵬萎怨為韻魯詩世學云

怨於  
隈切

此詩為朋友道絕而曰刺幽王者嚴緝云伐木之化  
行則民德歸厚故以俗薄道絕刺其上也杜甫云宮  
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盡膠漆可與言詩也已谷  
風解見邶風嚴緝以谷風二句興恐懼二句愚意直  
全興下四句耳谷風之風習習相仍自雨而頽而草  
死木萎風勢以漸猛厲見俗之益薄而道盡絕也如  
嚴解則末章又須添補幹旋矣維山崔嵬風挾山勢  
而更烈故草木觸之而死萎喻其友之憑勢陵轢棄

大德而脩小怨也嚴解亦未徹全詩皆興而集傳以第三章為比恐非○釋天焚輪謂之頽扶搖謂之焱注云焱暴風從下上也頽暴風從上下也按郭氏俱以暴風釋之其非和風明矣傳以頽為相扶而上以焱釋頽尤誤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餅之罄矣維壘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

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  
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南山烈烈飄風發  
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

我獨不卒

久音儿母  
滿以反

解頤曰陟岵鵠羽思念於父母尚存之日蓼莪感傷  
於父母既歿之後獨使誦之者流涕嗚咽而不能止  
也箋謂二親病亡時在役所不得見者其說然也一  
章二章言我初生可食至秋而為蒿蔚則不可食矣

興已齒長而不成材

詩緝

于是歎父母生我之病苦而

自傷不能終養也三章言瓶汲水以注於壘猶子之

養父母也餅竭而壘恥猶子困窮則貽親羞也

詩緝

父

母既死身為窮獨之民何用生為故無父母則無依

賴出則中心銜憂入則如無所歸故生不如死也此

申義蒿之意而言也

鄒氏

曰入則靡至則詩作於行役

已歸之後矣四章言本父之氣以生托母之姓以養

疏

當其始生則摩拊之而防其驚

劉氏

起止之而和其



脈

箋云畜起也  
疏云起止我

比其既孩則為之除癢釋疴以速其

長為之寒衣饑哺以遂其生或已去而旋視或既視

而反覆出入之間必就懷抱父母之恩如天無窮即

欲報之不知所以報而況乎無以報也此申上劬勞

之意而言也

鄒氏

五章六章言民莫不養其父母

毛云穀養

也我獨遭此害而不得終養

箋云卒終也

南山飄風喻虐

政之病人

蘇氏

乃明所以致此之意餘皆反已責已之

言衍序者所以稱為孝子也集傳比也宜從毛為興

○釋草纂之醜秋為蒿釋云醜類也纂蕭蔚莪之類  
始生不同至秋老成則皆蒿也此說莪蒿甚明

有饒盭殮有捄棘七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  
人所視矐言顧之潛焉出涕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  
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  
疚有冽沆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  
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  
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

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朝朝佩璲不以其長  
維天有漢監亦有光  
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睨彼牽牛不以服箱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  
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  
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  
酒

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  
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來音釐  
滅音几平上

通載息去入通來服去入  
通求音奇裴試平去通

不曰刺王而曰刺亂  
蓋禍流下國天下騷然  
故曰亂也  
困役傷財徧於東國  
錄譚大夫告病之詩而  
餘可

見矣維天有漢以下箋謂王置官司而無督察之實  
歐陽駁之以為大夫告病何暇論官司失職了不關  
役重財竭之意其說是也按青兗二州有鹽絺織文  
之貢譚在濟南困於供億故言杼柚之空而歎織女  
之不能代為織作賦煩則役重故陳履霜之苦而歎  
牽牛之不能代為輓輸皆所以告病也舊作七章詩  
緝併為六章或以具酒四句屬四章  
維天有漢四句屬五章本義分為八章  
或以具酒四句別為一章皆有理今章句仍舊而解義則從歐嚴

一章言當周盛時下國豐饒簋中之飧饌然而滿棘  
木之七球然而長此由周道平直無賦役偏重之患  
故君子行之而不敢違小人望之而得所歸也今不  
能然安得不反顧昔時箋義而潛然涕出也二章言政

偏賦重東方小大之國

集傳

杼柚皆空窮乏之甚至於

葛屨履霜其貴戚之臣輕弱不耐勞苦

集傳

乃佻佻然

奔走道路既往復來曾無休息使我心憂而病也盛  
則君子履之而小人視衰則公子行之而我心病

輔氏

三章乃其告病之辭也。沘泉側出之泉也。已伐之薪為沘泉所浸則浥爛而不可用矣。已勞之人為重歛所困則窮瘁而不能勝矣。

詩緝

故告之無浸獲薪而載

以車哀我憚人而予以息也。四章言東人職為勞苦不蒙矜念慰來西人乃競示驕侈盛服相耀至於操舟之賤亦衣熊羆之裘私家之人亦備官僚之用。

本義

是東以公子而苦役西以賤人而侈貴其不均也。如此五章前四句言用之太濫以終上章之義後四句

則呼天訴之以起下二章也釀秫以為酒其旨過于  
漿也而西人且不以為漿佩璲以貫玉其垂本甚長  
也

集傳  
朔朔長貌

而西人曾不以為長所謂取之盡錙銖用

之如泥沙東國之出於地者竭矣其求助於天乎天  
之上有漢其光之下矚者能鑒我而不使長困乎漢  
之旁有織女其跂然三隅而一日七更其次者能憐  
我杼柚之空而佐我織作乎六章言杼柚空矣織女  
雖一日七更其次不能佐我織作蓋織之用緯一往

一來相反報而成章織女徒左旋而不返故曰不成

報章也

舊說

輸載疲矣牽牛雖睨然而明不能助我駕

車惟是曉夜奔忙先日而出則見啟明在東而不能

代我之出後日而入則見長庚在西而不能代我之

入彼天網

畢為天網

之施於行列者乃捄然而長若有所

網羅者然

舊說未融

是不惟不能助而且將羅取無遺矣

七章言箕能簸揚而南箕不可以簸揚斗能挹酒而

北斗不可以挹酒漿言無可取資也而箕且翕引其



舌若有所噬斗且西揭其柄若有所挹是不惟不能

助而又將貪得無厭矣

本義

東國之病將何時可已哉

徐常吉曰俯視周道而動傷今思古之懷中察人事

而有彼此不均之歎仰觀天象又若有不恤東人而

反助西人之意所謂使我心疚也質疑云盧仝月蝕

詩本此興也毛朱同○陳氏禮書七之別有四有黍

稷之七有牲體之七有素七

挹音者

有喪七三七以棘

喪七以桑說文杼持緯者名物鈔曰梭也集傳袖受

經者董氏曰卷織者也爾雅沆泉穴出李巡曰泉從  
旁出曰沆毛傳服牝服周禮注較也兩較內容物之  
處為箱爾雅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晉書織  
女三星在天紀東端爾雅何<sup>上</sup>鼓謂之牽牛是何鼓  
牽牛一星漢志以為二星非也啟明長庚皆金星陳  
師云吳俗謂長庚為黃昏星啟明為曉星有曉星時  
無黃昏星有黃昏星時無曉星謂為一星無疑詩人  
對待言之非一時並見鄭漁仲謂啟明金星長庚水

星殆謫爾雅濁謂之畢後漢書畢為天網主網羅無  
道之君故武王伐紂上祭於畢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秋日淒淒百  
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  
不穀我獨何害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  
尤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滔滔江漢  
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匪鵠匪鳶翰飛戾天匪  
鱸匪鮪潛逃于淵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

告哀

夏音戶奚從古本作爰尤羽其反濁古直谷反有古音以

前篇言告病此篇言告哀禍尤切身矣范逸齋曰大東乃貪殘之實此則遭禍而怨刺也韓詩以為行役王肅以為因行役而廢祀孔䟽駁之謂詩無行役祭祀之意當已而解義未融終多疑竇此大夫豈召虎之後為王所廢故呼先祖愬之復追理其旬宣南國之勲而怨被廢之非罪歟

陸堂

前三章遞舉夏秋冬而

不及春者蓋夏時炎赫萬物暵乾秋時慘慄萬物彫

落冬時隆烈萬物摧敗

補傳

無復春時和煦之象也祖

暑者蒙上四月言自此而往至於酷暑也

張翠屏

說詩

家從毛以暑退為義失之匪人之人即管仲人也之人言先祖匪佐周興治之人乎忍予是忍先祖也盖刺王忍棄故舊全詩大指在此故首揭之韓奕稱先祖所以紀盛四月稱先祖所以鳴冤此外無稱先祖者矣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意大夫乃遭亂放逐者民莫不殺我獨何害傷其獨見放逐故四章遂以廢言

之廢字自從本解毛訓為怵王訓為大朱訓為變今不用殘賊者摧殘賊害嘉

卉所以自況莫知其尤不知所以取廢之咎楚辭云

豈具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語意正同此一章束

上三章所謂忍予者也諸家皆從鄭為在位貪殘此曲附衍序之過五章

乃歎時事曰非有亂無治不若泉水之猶有清時見

已之構禍終無能善也六章追敘其先祖江漢之績

而我承其後復盡瘁事國蓋以告王而動其哀憐而

王曾不我有也七章言不能高飛深藏以逃其禍則

不如鷦鷯鱸鮪矣八章言不能退居山隰以自生殖

則不如蕨薇杞桋矣

義疏

故作詩以告其哀也作者自

言君子猶左傳稱君子曰例陸堂謂詩為召穆公後

人作故本其說而推之興也毛失註○說文駮雕也

詩曰匪駮匪鷦若如鷦鷯之鷦則無戾天之理

李倉

頡解詁云鷦鷯也爾雅桋赤棟

讀如

爰其適歸家語

作奚其適歸集傳從家語文今依古本作爰春秋傳

引詩亦作爰





虞東學詩卷七